



左起：副校長周鑑明、校長曹啟樂、副校長何漢權

# 非一般中學

## 曹啟樂、何漢權、周鑑明

上課前沒有鐘聲，學生自動自覺排隊。謝霆鋒案輕判成為學生的教材。每個星期三的下午全校不用上課。學生在課堂上不用上課，而是表演戲劇。這所由三位熱心教育的校友——曹啟樂（79崇基社會，82教育學院經濟及公共事務，85研究院教育）、何漢權（87教育學院歷史）和周鑑明（77崇基地理，78教育學院地理）創辦的風采中學（津中），去年9月正式開學。

「我們希望建立一所富有香港特色的中學，具備完整的教育理念」。何漢權表示，他們的理念是：「先安頓，再釋放，繼而確立自我，然後再多元發展，當中缺一不可，主次有序，不然一切理念只會淪為空談。」「安頓，是要學生先學會自律，尊重別人；釋放，是要製造機會給學生表達自己。有了這些元素，學生才能夠確立自我和發展多元智能。」何漢權解釋說。

沒有鐘聲的集隊，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這所學校的校舍建造仍未竣工，現在借用別人的校舍，一舍兩校，為免混亂，所以不響鐘。曹啟樂說：



曹啟樂校長與學生合照

「這樣也可培養學生的自律。當然，最重要的是老師要以身作則，比學生更先到操場。在衣著打扮方面，我們要求老師衣履整齊，做個好榜樣，這便不用經常檢查學生的校服。」

「其實我們學校的特色還不少呢！」曹啟樂說。「我們將戲劇納入正規課程，每星期兩節課。希望透過演戲，培養學生的自信心、合作精神以及創意思維。專題研習也列入正規課程，每星期一節課，題目五花八

門，讓學生學會學習的技巧、能力，訓練他們的批判思考，以及合作的精神。老師逢星期三下午不用上正規課，帶學生到處參觀，或舉辦生活教育、性教育等活動。」

風采中學的另一特色，就是將中國歷史科列為中一至中五生的必修科，讓學生從歷史中學懂批判，也從歷史中獲得對中華民族的感性認知。

「還有，我們重視人文關懷，對於社會時事，我們有即時的反應，例如我們為『九一一』舉行一週年紀念活動；謝霆鋒獲輕判事件在社會上引起不少反響，我們也讓學生發表意見」。

風采中學沒有宗教背景，但設有心靈培育室，開設不同的宗教小組，如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小組等，用以培育學生的心靈，教導學生尊重宗教。「如果要說中大對我們的影響，

我可以說，是對理想的堅持，以及實踐理想的幹勁。」曹啟樂校長說。■

這所非一般中學，雖然只是剛開辦，但因為學校有特色，已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「讀」。其中一個中大校友李華利（85新亞人類學）的女兒，本被派往九龍一所歷史

悠久的文法中學，但經其他校友推介，決定轉往這所剛開辦的風采中學就讀。

學校設有早讀課，早會後學生在課室閱讀，時間為二十分鐘。李校友家住九龍，卻每天不辭勞苦的陪伴女兒到位於粉嶺的學校一起參與早讀課。李校友說，曾想過當教師，只是一直都未能實現，想不到現在可以當起半個老師來！早讀完了，他又要趕往市區上班。

# 我行我素

## ——素黑

**資**深作家、註冊催眠師、情緒治療工作者、多媒體網站高級經理、網站節目主持人、大學講師、文化政策研究者、藝術發展局藝術顧問……，這一大堆頭銜，在不同時間掛在她的身上。她是多才多藝的傳奇女子——素黑（原名葉佩怡，91新亞英文，94研究院英文）。

唸大學期間，素黑在校內校外已經十分活躍。大學還沒有畢業（九十年代初），她便參與文化政策研究，和一班文化界及政界人士推動文化藝術政策的改革。「讀研究院時，我做的是文化研究，因為我覺得唸比較文學已經有點過時了；而且當時整個社會都很政治化，要關心香港的文化，要尋找身份認同」。不說不知，她還是第一個中大英文系的畢業生，做文化研究論文題目。

畢業後，素黑雖然馬不停蹄地工作，卻沒有一份是全職。她覺得，辦公室的工作太枯燥了。她喜歡有挑戰性的工作，可以讓她有自由，更喜歡披荊斬棘，不停創造。「沒有自由的工作，我不會做。我喜歡無中生有。當一間新公司的運作上了軌道，我便會離開，尋找新的挑戰」。

畢業後第一年，素黑便接受了一份很有挑戰性的工作——帶領內地獨立劇場「戲劇車間」赴歐、美及日本十多個城市巡迴演出半年多。一個從未

接觸過舞台的人，一下子要兼任舞台監督、燈光控制及副監製的工作，其中的辛勞簡直難以言說。「那時的確很吃力，不但要學習舞台的種種技術，還要替劇團的成員作心理輔導。因為他們都來自內地，很少機會與外國人合作，於是產生了很多文化衝突，成員間又產生猜疑。當時我與他們一同經歷這些，體驗人性的溫情與傷害。這種經驗是我生命中很璀璨也很痛的回憶」。

素黑從來不怕工作艱辛，只怕工作乏味。1995年，她曾經整個月不眠不休出版一本文化藝術雜誌《過渡》。1996年，因為身心皆疲，再負荷不了，她覺得必須改革自己，要回歸自己，決定放下工作，開始嘗試另類療法、站樁、灌腸等。「我首次回到自己的身體裡，這是很大的震撼。從前我太悲觀，但這時候開始，我看到嶄新的自己」。1997年，素黑放下香港的一切，丟掉過去所有的包袱，孑然一身走到英國小鎮Brighton生活。「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，沒有歧視，很有活力。我體味到自由，自由是從自己發出的，是真正快樂的泉源」。

「在英國休息了年半，」素黑說：「2000年回港，才做第一份正職——新城網站監製，其後轉職一所跨國公司，成立廿四小時網上直播電視台。曾經搞過一個網上電台，讓年輕人和

女性發聲。與一大群有活力、有創意的年輕人一起工作，讓他們自由發揮，這是很難得的經歷。」

不等科技泡沫爆破，素黑又離開，開始人生的另一頁——催眠治療與實踐。

「我開始真正返回人的內在去，研究潛意識的開發，尋找解除困憂的有效方法，就是返回自身能量的自療，催眠和夢的再創造是其中很好的入口。我現在替受感情或情緒困擾者治療，更積極發展開發兒童的學習及創意潛能，為新生代建立自信和自愛」。

從1989年開始寫專欄，但直到最近才出版了兩本書：一本是情緒治療的個案《妳不是一個人》，另一本是性史訪問錄《好性女子》。

「以前寫的東西很私人，所以不想出版，現在出版這兩本書，是因為我覺得這兩本書能啟發人返回自身解決問題。我並不是在做社會科學研究報告，而是幫助女性認識自己，釋放她們的情緒」。她現正替大陸的雜誌寫女性專欄，亦陸續在中港台出版更多書籍。

在演講、授課和情緒治療的過程中，我常教病人放下執著。「眷戀過去，想佔有別人，其實都離不開執著。我們只能活在當下，亦只有當下才是最真實的」。放下執著瞥見愛，這是素黑的人生觀。■